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十二回 誤走棋盤唐軍受困 棄暗投明兄妹歸唐

掃北王羅通催馬搖槍來到山前，抖丹田喊了一聲：「哇，膽大的山寇，爾等吃了熊心嚥了豹膽，竟敢敵國家的官軍，叫你們的頭領快馬前受死！」話音剛落，就見嘍囉兵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闖出一個人來，沙啞著嗓子：「你咋呼什麼呀，你覺著你是官軍，爺爺沒拿你當個屁。」羅通一愣，心說這人在哪兒說話哩？低頭一看，喝，已經過了馬前了，因為個兒太矮，掃北王沒注意，只好把戰馬倒退了幾步，定睛瞧看，見此人年約二十掛零，高不滿四尺，粗倒有兩摟；圓臉蛋花裡胡哨，一又眼閃著亮光，頭上戴虎皮紮巾，鬚插英雄膽；身上穿虎皮戰裙，背背百寶囊；腳蹬一雙破靴，掌端黃金大棍，雖然貌不驚人，頗有豪爽氣概。羅通看罷大槍一指：「呔，你就是山寇嗎？」，「你這人說話可文明點，別山寇長山寇短啦！你們大唐朝勝了，封王封侯，要是戰敗，跟我有啥兩樣！告訴你，帶來多少東西統統給我留下倒還罷了，牙迸半個不字，我叫你棍下做鬼！」，「膽大的草寇，竟敢口出狂言，你要聽我良言相勸，把道路閃開，是你的福分；如若不然，我讓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，「嘿嘿，你有什麼本領竟敢口出狂言，報名再戰！」，「我乃掃北王羅通是也。」，「你是羅通？好啊，我可等上你了。來吧，你要把我這條大棍贏了，我放你們過山，要贏不了這條大棍，你是來得去不得！」二人話不投機，各舉兵刃，戰在了一處。

羅通心高氣傲，壓根兒就沒把此人放在眼裡，恨不得一槍結果對方性命，抖大槍奔心就刺。小矧子轉身不見。羅通剛要撥馬，矧子在背後雙腳點地跳在空中，雙手掄棍向羅通背後砸來。羅通聽見惡風不善，大槍往身後一背，就聽見啞啞啞啞一聲響亮，大棍砸在槍桿上，把羅通震得兩臂發麻，幾乎栽落馬下。羅通心說：「這小矧子勁兒可不小，我還得認真對付。」羅通與矧子槍來棍往，互相刺殺，一高一矮，羅通吃了大虧。在馬上往下刺就得彎下腰，小矧子身子靈活，左蹦右跳，專打馬腿。一個沒注意，「啪」的一聲兩條馬腿被打折了，戰馬摔倒在地，羅通也被摔落馬下。他剛想爬起來，矧子一躍來到近前，大棍往脖子上一擡：「別動，動一動我就把你砸死。兒郎們，綁！」嘍囉兵往上一闖，羅通被生擒活拿。矧子大棍一擺，收兵回山。

唐營的軍兵萬沒想到先鋒官會被一個山寇拿住。眾軍兵一聲喊往上就攻，被山上用滾木礮石、強弓硬弩打回來了。軍兵沒法，只得離山五里紮寨，飛報二路元帥得知，暫且不表。

小矧子掌得勝鼓回到聚義大廳，往椅子上一蹦：「來啊！把掃北王推上來！」嘍囉兵答應一聲，羅通倒剪雙臂，被推了進來。小矧子看著羅通嘿嘿一笑：「羅通，看樣子你還不服氣，你不服高人可是不行啊！我就是把你放開咱倆重新比試，你也不中。你今被擒，有何話說？」，「要殺開刀，何必多問！」，「我要殺你是太容易了，不過我不想那麼辦。你要能答應我一個要求，我馬上放你回營，怎麼樣？」，「你有什麼要求？」，「羅通，我聽說你們的二路元帥、十寶大將、龍虎狀元叫薛丁山，是嗎？」，「正是。」，「我還聽說薛丁山有個妹妹叫薛金蓮，對嗎？」，「不錯。」，「今兒個我要求的就這個事。看著沒有？本寨主老大小了，還沒有娶媳婦，為什麼不娶呢？因為我眼光高啊，一般的人我看不到眼裡。我聽人說薛金蓮長得花容月貌，文武全才，我羨慕得不得了。我又一打聽，她那歲數跟我這歲數差不多，要給我當個媳婦，那真是天生的一對。掃北王，大概你比那薛丁山還大一輩，你是個老前輩了，你說句話還比較有分量，你給我當個媒人怎麼樣啊？要願意的話，馬上我就把你放回去，將來我也忘不了你的好處。掃北王，你願意嗎？」這話可把羅通氣壞了，心說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這傢伙臉皮有多厚！別的不知道，薛金蓮我能不知道嗎？那姑娘真是一等的人才，你瞅你這模樣，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，這話怎麼說出來啦！天底下還有這樣不要臉的人嗎？掃北王越聽越氣。「呀呀呸！矧鬼，太不要臉了。你惦记薛小姐，心高妄想！讓我羅通當媒人，更是妄想！少說廢話，今天我被你抓住，要殺你就開刀，皺皺眉頭不算英雄好漢。」，「羅通，別給你臉不要臉，你知道爺爺我是誰嗎？我這壓著火呢，我要不壓火，就應該把你們老羅家萬刷千刀！你明白嗎？」羅通一想，是啊，我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哩，臨死得弄個清楚。羅通說道：「山賊，你叫什麼名字，敢不敢跟我說一說？」，「怎麼不敢？我爺爺乃夏明王竇建德，我父竇永山，我乃竇一虎是也！」一句话说出，羅通激靈打了一個冷戰。

書中代言：竇建德本是貞觀天子李世民的親娘舅，也是隋末起義軍中的一個反王，自立為夏明王。瓦崗英雄歸唐之後，李世民為削平群雄，使天下一統，與夏明王打仗，羅成槍挑竇建德。竇永山子襲父職，又挑起了夏明王的大旗，後被羅通刺死。竇一虎無家可歸，帶著他妹妹竇仙童和他爹爹的一部分班底，來到棋盤山落草。竇家兄妹都受過名人傳授，滿身武藝，又有上萬軍隊，西涼國也奈何他們不得。他們在這裡專劫往來官員、過往軍需和大的客商，無論是西涼還是唐朝，都不放過。

書裡表過，言歸正傳。羅通知道自己落入仇人之手，料定必死無疑。竇一虎被羅通幾句話刺得火撞頂梁。此人雖長相不強，但心地不錯，他給羅通講的是實情話，沒想到被羅通頂了回來。「好個羅通，你與我家有兩代冤仇，我就是把你殺了，也不為過，但我認為過去是各為其主，打仗沒有不死人的，所以就不計較此事，讓你給我保媒，往後咱兩家重新修好，沒想到你竟敢罵我！新仇舊恨，本寨主豈能容饒！來呀，把他推出去大卸八塊！」，「喳！」嘍囉兵往上一闖，把掃北王架出去了。羅通把眼一閉，等著殺頭。竇一虎剛要下令，就聽背後有嬌滴滴女子的聲音：「刀下留人。哥哥，殺不得。」竇一虎回頭一看，是自己的妹妹竇仙童。他把臉一沉：「仙童啊，我沒跟你說過不讓你到前邊來嗎？有事等我退出大廳以後再單獨跟我談，你怎麼到這裡溜達？快回去。」，「哥哥，你別生氣，你說這話我沒忘。不過今天情況特殊，我才來的。」，「有什麼情況？」，「哥哥，我剛才聽說你要殺人？」，「是啊，我在山下抓住了羅通，他是咱家的大仇人，能不殺嗎？」，「哥哥，殺不得呀。平時你也常說，冤仇宜解不宜結，咱跟老羅家有國仇沒有家仇，如果你把羅通殺了，這仇恨何時了結？」，「妹妹你不知道，他羞臊我，要不羞臊我，我能殺他嗎？」，「哥哥，他羞臊你什麼呀？」竇一虎就把托羅通保媒，被羅通罵了一頓的事講了一遍，「就為了這事，我才宰他。」竇仙童一笑：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哥哥你消消氣，要是因為這幾句話，也不值當把人給殺了。再者說你要把羅通給殺了，剛才你提的要求，更達不到目的了。人家老羅家、老薛家都是一家人哪！往後你還怎麼求親呢？」，「妹妹說得有理。依你之見呢？」，「依小妹之見，你把他放回來，好好招待，賠禮認錯，再作商議。」，「他要答應給我保媒呢？」，「他要答應還有妹妹我呢。你把他軟禁在山上，妹妹領兵帶隊趕奔山下，指明點姓去見二路元帥薛丁山，再見見小姐薛金蓮，我一定想方設法給你玉成此事。哥哥。這你還不放心嗎？」，「有妹妹幫忙，我就放心了。來人，把掃北王放回來。」

羅通設想到死而得活。竇一虎起身離座，給羅通解開綁繩，搬了把椅子讓羅通坐下。竇一虎轉身就拜。「掃北王，大人不見小人怪，宰相肚裡能撐船。我這人性情粗野，多有得罪，掃北王高抬貴手、千萬原諒，小可竇一虎禮過去了。」說著話躬身施禮。

這一下把羅通鬧愣了。竇一虎說：「你不要多疑，我確實是把你放了。還是那句話，老羅家跟老竇家的冤仇，那都是過去的事了，從我這開始，決不再翻老賬，咱們重打鼓另開張。不過方才我提出一點要求，你這一頂我，我有點上火，後來我妹子一說我又想通了。掃北王，不管怎麼說，咱們都是一家人。要說現在我就把你放了，還沒到時候，你委屈委屈，先住在棋盤山，我決不難為你。等我把這門親事定下以後，我再送你回唐營。來人，把掃北王請下去，好生招待。」，「是。」

羅通到了現有沒有辦法，成了人家的俘虜了，讓人家押到跨院兒，嚴格看守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竇一虎。他對竇仙童說：「妹妹，你方才說了，你要見十寶大將薛丁山，你什麼時候去？」，「妹妹我現在就去。」這一下可把竇一虎樂壞了，馬上傳令，點嘍囉兵三千，並親自送竇仙童下山。

竇仙童領兵一邊走一邊想著心事，可她想的和竇一虎想的是兩碼事。自從父母雙亡之後，她跟隨哥哥到這裡落了草，但女孩家落草總不是長久之計呀。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竇仙童已到了找丈夫的時候了，竇一虎也不放在心上。但這話又不好跟哥哥明講。竇仙童為了自己的前途和婚煙，沒少掉眼淚。近來她也聽說大唐朝發來了二路人馬，領兵元帥是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薛丁山，據說

此人年不過二十，長得相貌非凡，更兼武藝超群，竇仙童就動了心了。她暗自尋思：若能將終身許配此人，自己和哥哥的前途就都有希望了。沒想到哥哥出了這麼個事，給她提供了機會，她這才歡歡喜喜下了山。離山約五里之遙，看到了唐軍的大營。竇仙童停住人馬，列開旗門，親自上前叫陣，指名點姓要薛丁山出戰。

唐營中薛丁山正在生氣。大軍還沒到鎖陽，先鋒官就被草寇活擒，這還如何救駕？連草寇都戰他不過，還怎樣大戰蘇寶童！二路帥正在生氣，探馬進來稟報：「報元帥得知，營外來了一伙山寇，為首女賊討敵罵陣，口口聲聲要元帥臨敵。」，「再探再報。」，「得令。」薛丁山怒不可遏，馬上傳令開兵亮隊。程咬金與眾將陣前觀敵。五千人馬列開旗門，薛丁山一馬蹀翻來到陣前，手托大槍往對面觀瞻，見對面果然有一支人馬，服裝兵器雖五花八門，但軍容整齊，威武雄壯。陣前一匹桃紅馬，馬鞍轡上端坐一員女將。就見這員女將長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，瓜子臉尖下額，彎彎的眼眉，一對水汪汪的杏核眼，鼻似懸膽，口若桃花，銀牙似玉，似笑非笑，似嗔非嗔；頭上戴七星花戰盔，頂梁門飄灑紅纓；身披九吞八紮連環甲，外罩百花袍，腰束玲瓏帶，鳳凰裙遮住雙腿，下穿鑲牛皮戰靴，手中平端一口繡絨大刀。別看是個嬌滴滴的女孩子，在馬上一坐，盔甲全身，眼角眉梢帶著千層殺氣，百步威風。薛丁山看罷暗自稱奇，沒想到佔山的女匪竟有這等人物。

竇仙童一看唐營亮隊了，心裡格外注意。但見唐軍左右一分，當中繡旗高挑，旗下闖出一員白袍小將。她定睛觀瞧，見來人跳下馬，身高八尺掛零，中上等身材，細腰寬膀；臉上看是白裡透紅，粉裡透白，水靈靈的大眼睛炯有神，在陣前一站，猶如銀娃娃；往身上看，獅子盔張口吞天，竹角鎧五體遮掩，素羅袍藏龍戲水，八寶帶福貴長眠，胸前掛護心寶鏡，肋下懸玉把龍泉，梅針箭賽排孔雀眼，犀牛弓半邊月彎，鳳凰裙雙遮馬面，魚尾尾鉤掛連環，掌中槍神鬼怕見，跨下馬跨海登山，真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。

竇仙童看罷贊不絕口，心想，這位甬問，定是二路元帥薛丁山。若能把終身許配此人，今生今世就有希望了。

程咬金在後頭一看：「噯，有意思啊。」老程心裡說：這一對真是郎才女貌啊。真沒想到當山大王的女子竟會長得這麼出奇。老程在後頭扯開大嗓子喊開了：「呀呔，丁山，你愣著幹什麼，還不過去動手？老耿什麼，你在瞅畫兒嗎？」

老程一句話把薛丁山提醒了。他臉上一紅，可不是嗎，忘了這是戰場了。薛丁山雙腳點鐙，馬往前提，把掌中大槍抖三抖晃三晃：「呔，對面來的女子報名再戰，因何將我們先鋒官生擒活捉？」

竇仙童聽罷，也好像剛從夢中驚醒：「對面這位將軍，你說話小點聲，打仗歸打仗，談話歸談話。你別問我，我先問問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在下十寶大將、龍虎狀元、二路元帥薛丁山是也。」

「呦，真是你呀，那好，你聽我說說我是誰。抓掃北王羅通的，就是棋盤山總轄大寨主竇一虎，我是他的妹妹竇仙童。薛丁山哪，我看這麼辦得了，咱們一無冤二無仇，為什麼我哥哥要抓羅通呢？我們不為別的，就為了要你們的糧草、軍需和金銀。佔山的大王不靠搶，我們喝西北風嗎？抓羅通是個誤會，把他抓到山上一審訊，我們這才明白。你放心，我們對掃北王一點都沒有難為，供他好吃好喝，只不過暫時把他軟禁在山上。我哥哥這次沒下山，派我來見二路元帥，有個小小的要求，如果你答應了，咱們滿天雲彩都散了，我把掃北王羅通送下棋盤山，你看如何？」，「什麼條件，你說吧。」，「說起來話長呀。我們為什麼要當賊，為什麼要佔山，走這條路是被逼無奈呀，可歎天地雖大，沒有我們的容身之所。你想誰願意當賊？尤其像我們女孩兒家，更不樂意落此不好聽的名聲，但是沒有辦法。假如二路元帥能高抬貴手，把我們收留，我們感恩不盡，願把棋盤山的一萬人馬都交給你，任憑你改編，聽從你的指揮，另外還能幫助你趕奔鎖陽解圍救駕，你看如何？」，「姑娘，此話當真？」，「這有鬧著玩兒的嗎？這裡是兩軍陣前呀！別看我是個女孩子，說出話來決無更改。」，「那可以。你要說到這，我薛丁山敢向你擔保，我是二路元帥，執掌生殺大權，我說話就能做出決定，答應你的要求，你馬上把人馬領下棋盤山，將來建功立業，我一定在萬歲面前保舉你們的官職，你看如何？」，「謝謝二路元帥。不過，話我還沒有說完，要我們歸降，我還有個小小的條件。」，「講。」，「這……二路帥，這是戰場，講話多有不便，你來看。」竇仙童往山裡一指：「那個地方比較僻靜。能不能請元帥的金身大駕，隨我到樹林，然後我再把心腹話對你說清。」

薛丁山一聽哈哈大笑：「丫頭，你可真是詭計多端哪！你想把我騙進樹林然後把我拿獲，你想得也太簡單了。十寶大將焉能中你的詭計？有話你就在這說，沒話你就拿命來！」，「呦，你橫什麼！不允許人家把話說完。你想想，我身為女孩子，進唐營多有不便。你是名門之後，我爺爺也做過王子，若你同意，我願將終身許配於你，咱們共同馳騁疆場，為國家出力，你看如何！」薛丁山聽罷衝衝大怒：「呀呔！你這臉皮能有多厚，竟然當著這麼多人自己給自己提親，真是匪性難移，休要胡說八道，著槍！」說著話他擺大槍分心就刺。

竇仙童一看薛丁山翻臉了，自己也有點掛不住了，心想就憑我這模樣，給你提親，你就不樂意，也不能出口傷人哪！竇仙童火往上撞，雙手抱刀，使了個懷中抱月：「開！」刀背碰到槍尖上，啞啞一聲把薛丁山的槍撥開了。姑娘欸就是一刀，薛丁山使了個舉火燒天式，把大刀架住。就這樣二人鞭鎗相摩，刀槍並舉，戰在一處。薛丁山本領出眾，竇仙童武藝高強。這一個想把對方治服，那一個想讓對方投降。兩個人奮力拼殺，各不相讓。十多個回合過去，並不見高低上下，兩個人都不免暗自稱奇，誇贊對方本領強。雖然真是真殺實戰。誰也不想把對方刺傷。又打了二十個回合，竇仙童氣力不支，刀法漸亂，薛丁山則加緊了進攻。竇仙童一看難以取勝，便想出了新招，二馬對頭她虛晃一刀，撥馬敗走，並回頭喊道：「薛丁山果然厲害，我不是你的對手，敗陣去也。我那邊設有埋伏，你十寶大將決不敢追我。」竇仙童繞陣奔山環而去。竇仙童明明是激將法，薛丁山年輕氣勝如何肯服？挺槍催馬隨後趕來。轉過兩道山場，來到一片樹林，薛丁山再要看時，竇仙童是蹤影皆無。薛丁山把馬帶住向四週觀看，就見山連山嶺這嶺，山嶺重疊怪石橫生。古木廊林，野草有一人多高。他心說不行，我別上當了，她既敗走也就算了。想到這薛丁山把馬一撥，想退出去，談何容易！來時光顧追啦，哪記著道兒，現在想走不知從哪條路走，要不怎麼叫棋盤山呢！這裡就像下棋的棋盤一樣，山勢錯綜複雜，要不是本地人，根本就出不去。薛丁山越走越迷，心裡著急，見道催馬就走。也是慌不擇路，走著走著覺得馬下一空，連人帶馬「撲通」一聲，掉進了陷坑。這坑深有一丈七八，坑底佈滿了柴草、白灰，人馬一掉下去，「撲」的一聲白灰冒起，噲得人連眼睛都睜不開。竇仙童一見薛丁山中計陷入坑中，趕緊從山環中出來，吩咐嘍囉兵速將薛丁山搭上來，怕時間長了把他噲壞。埋伏在陷坑周圍樹上、草叢中的嘍囉兵全擁了上來，手裡拿著兩丈多長的鉤桿，二十幾把鉤桿一齊伸到坑裡，一叫號，把薛丁山連人帶戰馬鉤了上來。戰馬被牽過一旁，人卻被鉤桿摳著，又過來一伙嘍囉兵，把薛丁山打掉頭盔，抹過二臂，五花大綁捆了起來，大槍撈上後也放在一邊。有人把陷坑頂上的蘆席重新鋪好，偽裝以後，退立兩廂。

竇仙童看著把一切安排好了，喝令嘍囉兵退出林外，她來到薛丁山近前，翻身下馬，面帶微笑：「二路帥，讓你受驚了。摔著了沒有？」

薛丁山心裡很不服氣。只見他劍眉倒豎，虎目圓翻：「呔，丫頭片子，要有真能耐把某家抓住，我也服你。鬧了半天，竟使用這種詭計，我死了也不服。」，「薛將軍不要不服，也不必生氣，你身為元帥，難道還不知道戰場之上虛實相間嗎？無論什麼辦法，能把對方贏了就行。現在你雖然是我的俘虜，但我決無殺你之意，還是那句話，只要你答應了我的要求，我馬上就把你放了。你不要以為我自己提親就是什麼下賤之輩。因為我的父母都已下世，這種事又不好向哥哥開口，這才親自提出，主要是我羨慕你們薛家是國家的忠臣，我這才……」

「不要往下說了，這事我決不會同意。今日既是被擒，殺剷存留隨你的便，要我答應親事你是癡心妄想。」

「薛丁山，你別給臉不要臉，你以為我不敢殺你嗎？」，「你就開刀吧。」

竇仙童被薛丁山激起來了，用手一摠繡簧，鏘啞啞抽出三尺龍泉，只見寒光一道，向薛丁山的脖子砍來：「薛丁山你記住，明

年今日即是你的週年！」薛丁山把眼一閉，脖子一伸，一語皆無。竇仙童的寶劍挨著了薛丁山的脖子停住了，她只是嚇唬薛丁山，哪裡捨得殺他呀！可是薛丁山挺硬，就是不承認這門親事，這使竇仙童騎虎難下，心想，眼下要有人給說句話有多好。

正在相持不下，就聽樹林外一陣大亂：「站住，再往前走就要開弓放箭了。」，「弟兄們別誤會，我要見你們小姐，有話同她說。」竇仙童一聽有人找她，正好緩和一下眼前的局面，吩咐一聲：「何人找我，放他進來。」，「是。」嘍囉兵答應一聲，閃開道路，只見從樹林外跑來一匹戰馬，馬鞍轡上端坐一位銀須飄擺的老將軍，薛丁山一看正是魯國公程咬金。

老程飛馬來到二人面前，從馬上跳下來，擦了擦頭上的汗。老程這是從哪來呀？他從兩軍陣來。因為他在陣前觀敵，已看出竇仙童對薛丁山脈脈含情，老程心裡同意這門親事。他既怕羅通有什麼不測，又怕誤了鎖陽救駕，所以他是急於結束這裡的糾纏，以便早日趕奔前敵。待到薛丁山催馬追趕竇仙童，老程一看恐要上當，這才安排了一下軍隊，隨後趕來。他滿面賠笑，對竇仙童說：「姑娘，我見過很多女孩子，像你這樣的可不多呀，你堪稱巾幗的英雄，女中的魁首啊。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，「您是誰呀？」，「要問我，大唐朝官拜魯國公之職，我叫程咬金哪！」竇仙童一愣：「啊，您是程爺爺？」，「不錯，正是老爺爺。姑娘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祖居是哪裡人呢？」，「老爺爺，我叫竇仙童，我爺爺是夏明王竇建德，我爹竇永山。」，「哎喲，孩子，你咋不早說呀！要提起你爺爺，我們老哥倆的交情是太好了。那時候我當十八國聯軍的都盟主，跟你爺爺常打交道，我們老哥倆出生入死，不分彼此，後來只聽說你爺爺、爹爹先後戰死，老爺爺我還掉過不少眼淚，沒想到現在能見著你們，想起往事，真叫我老頭子難過呀。」程咬金說著說著哭起來了，竇仙童也跟著哭了。

老程哭罷，把眼淚擦了擦：「唉，往事如煙，歲月如流啊！孩兒啦，這一說咱是自己人了，何必動刀動槍的，聽爺爺的話，你們佔山也不是長法，快把丁山放了，把羅通放了，放火燒山，跟老爺爺趕奔前敵，為國出力，建功立業去吧。」，「老爺爺，我早有此心，只是我還有個小小的條件。」，「什麼事？給爺爺說說，爺爺給你做主。」，「可是，這……」

「哦，明白了。孩兒啦，是不是你打算把終身許配給薛丁山？」

「爺爺您猜對了，是那麼回事。」竇仙童說到這兒，臉紅了。

「哈哈，孫女，有志氣，要找這麼個好丈夫多好啊！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。這個事不管薛丁山樂意不樂意，我樂意了。」

薛丁山一聽急了，這像話嗎？「爺爺您……」

「得了，小孩子家你懂個屁，慢說是你，就是你爹薛仁貴也得聽我的。你們倆往這一站，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對呀！你娶個媳婦算什麼，早晚還不得娶媳婦嗎？這件事就這麼定了，不能改。仙童啊，你放心吧。」

竇仙童心裡快樂，但她又一想，薛丁山不樂意，程咬金說這話有沒有把握？我別上了當了，空歡喜一場：「爺爺，你說定了，下一步怎麼辦呢？」

「這麼辦吧。仙童啊，婚姻大事也不能就這麼三言兩語就決定下來。我跟你說，丁山的兩位母親全在營中，我雖然做得了主，也還得跟人家母親商議商議。但是我敢保險，我要樂意的事，他的倆娘也不敢反對、只不過走走形式回去跟人家打個招呼，你呢，也別太著急，收兵帶隊暫回棋盤山。你要不放心的話，認為爺爺說話沒准兒，你把薛丁山帶回棋盤山當押賬，怎麼樣？這事不成你別放他。」

薛丁山一聽，心說程咬金你損透了，怎麼拿我當押賬啊？可心裡乾著急也沒有辦法。

竇仙童一聽，知道程咬金不是說瞎話，拿二路元帥當人質。她馬上行禮：「爺爺，那我就拜托您了。」，「你就放心吧。現在我就回去同他母親商量，要是明天中午我來拜山，說明大功告成。還有一件，你也要給你哥哥說清楚，一塊兒棄暗投明，歸順大唐，咱們趕奔鎖陽救駕。」，「爺爺，我們一定歸順，為國家效力。」，「那好，咱就一言為定。不過你哥哥竇一虎會同意嗎？」

「老爺爺您放心，我的終身大事由我自己做主，我哥哥也答應過，他決不從中阻攔。」

「降唐的事他同意嗎？」

「他早就有這個心。當賊也當夠了，只是沒有投唐的機會，如今有了這個機會，他焉能錯過？」

「那好啦。丁山哪，我就把你交給仙童，她也不能難為你，明天爺爺趕奔棋盤山前去看你。」

薛丁山氣得直跺腳，但又沒有辦法。竇仙童帶著薛丁山收兵撤退，轉回棋盤山。一到山上，消息早已傳到了聚義大廳。竇一虎不知道兩軍陣前發生了什麼事，只知道妹子把十寶大將薛丁山給俘虜了，心裡非常高興，親自列隊迎接。

兄妹二人一見面，竇一虎先迎上前去：「妹妹，祝賀你大功告成。聽說你把薛丁山抓住了？」，「正是。」，「那太好了。咱兄妹倆把他們的先鋒、元帥都活擒了，咱這能耐算大透了。快往裡請。」進了大廳，竇仙童說道：「哥哥，雖然說把薛丁山抓住了，可不能殺他呀！」，「那是自然，我還要和他妹子成親，怎麼能夠殺他！」，「把他和羅通軟禁在一塊兒吧。」，「好。兒郎們，把薛丁山押下去，和羅通關在一塊兒，要好生招待，膽敢為難他們，我可要拿你們是問。」，「得令。」嘍囉兵把薛丁山押下去了。

竇一虎湊到妹子跟前問道：「妹妹，我托你的事你給他說了沒有？」，「我托人辦了。」，「托誰啦？」，「托付老國公程咬金。他說薛丁山的兩位母親都來了，他要跟她們商議商議，要是同意了，他明天中午前來送信兒，咱們就一同歸順大唐。」，「行行，只要親事定下，我就歸順大唐，這山賊也當夠了。妹妹你可真行，後邊休息去吧。」把竇一虎樂得手舞足蹈，可他哪裡知道，竇仙童說的是她和薛丁山的親事，壓根就沒提他這一段。

一夜無話，次日天光見亮，竇一虎早早起來，打扮一番，把聚義廳也作了佈置，他坐臥不寧，專候老程到來。姑娘竇仙童也是喜氣洋洋，無心做事，靜候消息。

剛到中午，嘍囉兵跑進大廳：「報寨主得知，山下來個老頭兒，自稱是魯國公程咬金，口口聲聲要您懸燈結綵，列隊奏樂，接他上山，說是給咱們報喜來了。」竇一虎聞聽一蹦多高：「快給我頭道山門懸燈，二道山門掛彩，隨我列隊奏樂迎接。」，「是。」

竇一虎親自接出山口。嘍囉兵用手一指：「寨主爺，那個老頭兒就是程咬金。」竇一虎搶步上前，跪倒行禮：「老爺爺在上，小孫孫竇一虎給您磕頭了。」

程咬金一看，喲。這位長得這麼難看，比我年輕時候還要難看哪！

「罷了。你就是竇一虎？」

「老爺爺，是我。」

「好，裡邊說話。」

「老爺爺，我給您牽馬。」

竇一虎也不知道怎麼獻慇懃好了。把程咬金讓到山上，下馬以後，他親自攙扶著進了中間大廳，把正座給程咬金移過來。老程往上一坐，竇一虎吩咐獻茶。他連攙脖子帶抓腦袋：「老人家，咱爺倆雖然沒見過面，我聽我妹子都說了，您老人家願意王成這門親事，我非常感激。」

「哎，孩兒啦，你祖父不是竇建德嗎？我跟你祖父是過命的交情，他的孫子就是我的孫子，他的後代就是我的後代，你們的婚姻大事我能不管嗎！」

「爺爺，您快告訴我，這婚姻之事怎麼樣了？」

「實話告訴你吧，已經定下來了。」

「是嗎？我太謝謝您了。老爺爺，我什麼時候去接親呢？」

老程一愣：「你什麼時候去接親？你妹子的婚事，有你什麼事？」

「啊？我妹子的婚事？此話怎講？」

「你怎麼裝糊塗啊！我是來給你妹子提親的，你妹子竇仙童不是要嫁給薛丁山嗎？」

竇一虎聞聽此言陡然變色，一手推翻了桌子，衝程咬金咆哮「好你個程咬金，你今天竟是為此而來，把本寨主的大事放在一邊我豈能容你，兒郎們，把這老傢伙拉出去亂刃分屍！」